

他是金华史上“最牛校长”，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

# 吕祖谦：南宋学术交流的“幕后推手”

## 主持调停“鹅湖之会” 首开书院会讲先河

纵观吕祖谦的一生，自27岁中进士，45岁病故，短暂的一生如流星般璀璨——不仅传承了家族读书、治学和修身的家学传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大背景下，广博学识又具备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的他，在治学、著述的历史中，更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吕祖谦出身名门，家族人才辈出，祖上八代曾出过17位进士、5位宰相。吕祖谦自小耳濡目染，加上勤奋好学，既得“中原文献之传”，同时又博采诸家兼收并蓄，自成一家。

将个人坐标放入时代大背景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吕祖谦所处的南宋正是多事之秋，内患外祸交错纷杂，朝廷风雨飘摇，但思想界却群星璀璨：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大家相继涌现。

因吕祖谦早年拜林子奇、汪应辰、胡宪为师，打下“性命义理”之学的坚实基础，之后又长期与张栻、朱熹、陆九渊、陆九渊兄弟等不同派别的理学家交流、讲磨，吸取营养，提高、丰富自己的学术思想，吕祖谦所推崇的“吕学”讲究务实，更强调学问“经世致用”。总结来看，既会通了朱、陆二家的心、理之学，又熔取了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使各种学说能够和谐、有机地融合。

在黄灵庚看来，吕学的真正形成和体现，“鹅湖之会”是一个显著标志。

南宋淳熙二年六月，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吕祖谦出面邀请陆九渊、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信州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三天的激烈辩论。

如果说诸子争鸣将两宋学术推至顶峰，推动各派学者频繁交流的吕祖谦功不可没。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  
●黄灵庚《吕祖谦全集》

## 浙学名家之吕祖谦

本报记者 朱丽珍

在约会古今浙学名家第二期中，我们曾谈到南宋时，陈亮和辛弃疾有一段文坛佳话：鹅湖之会。其实，在南宋，还有一场“鹅湖之会”，指的是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哲学辩论会。

时光回拨到这一年的6月，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首次面对面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天的学术交流。作为裁判和调解人的另一人，虽是这场辩论赛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却显得儒雅而低调。此人正是吕祖谦。

谈及这位驾御学术风云的人物，既得中原文献之传，同时又博采诸家兼收并蓄。他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在南宋，浙东诸家以吕祖谦为核心，簇拥于其周围，交流频繁，相互切磋、研讨，联系甚为密切。”在参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黄灵庚看来，南宋浙学的原创地在金华，而吕祖谦于浙学的建树，更是无可替代。

## 设讲坛开书院 弘扬中原文献之统

谈及吕祖谦，绕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金华。

古称婺州的金华，拥有2200多年历史，还有“小邹鲁”的美誉。邹，孟子的故乡；鲁，孔子的故里。“邹鲁”不仅是大儒故乡，也是儒学的发源地，如今已成为孔孟之道的代名词。金华“小邹鲁”的由来，就与吕祖谦有关。

一方面，吕祖谦就是金华人，而另一方面，作为明招讲院的创办者，又在金华开设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堂，堪称金华史上“最牛校长”的吕祖谦，在“教育界”干了不少大事。

吕祖谦因守墓来到金华武义明招山。彼时的武义是一处闭塞的山区盆地，也是个静心做学问之地。就在明招寺的简陋偏房里，吕祖谦开设了讲坛。

听说吕祖谦在金华讲学，浙东郡县的学子们争先恐后前来听课，高峰时近300人；一年后，为母服丧期满的吕祖谦收到“太学博士”任命状，关上了明招讲院的大门。

之后，已成为学术思想界“执牛耳者”的吕祖谦在金华创办且主持丽泽堂，编写读本为学子传授习文，吸引了各地学子慕名前来学习。

1173年，吕祖谦来到明招寺开坛讲学。陈亮、陈傅良、薛季宣……群贤毕至，相继来访、交流、讲学，常常一聚就是半月，而地处荒野的明招讲坛一跃成为了几百年名副其实的“百家讲坛”。

随着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迁，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经授徒讲学、师友论道应运而生。

“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都是吕祖谦的讲友、门人和私淑弟子。浙学在南宋孝宗、光宗时期，独树一帜，足以与朱熹闽学、张栻湖湘之学、江西陆九渊心学等学派颉颃上下。”黄灵庚说，这形成了南宋之后近千年来的中国学术格局，引发百舸争流、千帆竞驶的繁荣景象。乾、淳以后，浙学的学脉、学理都有变化，但追溯源头之一即在吕祖谦开创的“吕学”。

## 倡行“明理躬行” 践行“实干兴邦”

从生命的体验来说，吕祖谦是不幸的，经历了妻子去世、儿子夭折、母亲离世等多重打击，尤其41岁时又患上“风痹”症，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但他仍读书不辍，撰写《读诗记》《大事记》等书，直至去世前几天，还支撑着病躯修订。朱熹称赞吕祖谦：“其翻阅论著，固不以一日懈。”

黄灵庚牵头整理《吕祖谦全书》，惊叹于一个仅有45年生命的个体，留给后世的各类文献达二十七种，编写的文字多达24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治学著书的吕祖谦并非是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他关心体恤民情，有着一腔政治热情和抱负。

在这一点上，作为“相爱相杀”的好友，朱熹和吕祖谦有着鲜明对比。在朱熹看来，立德、立功、立言不可并兼，他认为著书立说，传之于后，流芳百世，比立德、立功更为重要。就个人来说，出仕“乃不过为儿女饥寒之计”。

反观吕祖谦，曾多次竭力劝朱熹任职，多是从朝廷、国家利益考虑。而当他任时，不管是京都的秘书省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职，都是想着如何进尽善言，打动君心，寻求机会为国家朝廷效忠。

面对随时有倾覆灭顶之灾的南宋朝廷，吕祖谦敏锐地察觉到症结所在，借替张栻代笔作乞免丁钱奏状之际，大揭孝宗皇帝的“逆鳞”，敢说他人所不敢之事，如实暴露了严州民间惨状。吕祖谦倡行“明理躬行”，通过不断学习，获取知识，分辨事理，并且把知识落在实处，事理要在自己的行动上体现，学以致用。而这同样也是“吕学”求实务真、修己及人的生动体现。

吕祖谦是锐意进取的，他关注政治，勇于担当，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经世致用”的精髓，更在于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忠实践行。

## 约会古今浙学名家·吕祖谦 寻访打卡点

- 金华武义明招讲院
- 金华武义吕祖谦家族墓

